

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 学习参考资料

第三辑

黑龙江大学中文系

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 学习参考资料

第 三 辑

黑龙江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编
一九七四年五月

目 录

列宁	列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	1
列宁	列·尼·托尔斯泰·····	7
列宁	转变没有开始吗? ·····	12
列宁	列·尼·托尔斯泰和现代工人运动·····	15
列宁	托尔斯泰和无产阶级斗争·····	18
列宁	“保留”的英雄们·····	20
列宁	列·尼·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	26
列宁	给阿·马·高尔基(摘录) ·····	31
列宁	游行示威开始了(摘录) ·····	32
列宁	关于选举运动和选举纲领(摘录) ·····	33
列宁	关于 1905 年俄国革命和农民在这次革命中 地位的论述·····	34
马克思 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摘录)·····	40

附 录:

托尔斯泰	琉森·····	44
托尔斯泰	进步和教育的定义(节选) ·····	73
托尔斯泰	克莱采尔奏鸣曲(节选)·····	81
托尔斯泰	当代的奴隶制度·····	84
托尔斯泰	1905—1907 年俄国革命期间日记摘抄 ·····	146
普列汉诺夫	卡尔·马克思和列夫·托尔斯泰 ·····	149

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歪曲和背叛列宁对托尔斯泰的	
论述（言论摘编）.....	173
编后记.....	180

列 宁

列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

把这位伟大艺术家的名字同他显然不了解的、显然避开的革命联在一起，初看起来，会觉得奇怪和勉强。分明不能正确反映现象的东西，怎么能叫做镜子呢？然而我国的革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在直接进行革命、参加革命的群众当中，有许多社会分子也显然没有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也避开了事变进程向他们提出的真正历史的任务。如果我们看到的是一位真正伟大的艺术家，那末他就一定会在自己的作品中至少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

俄国的合法报刊满版都是祝贺托尔斯泰八十寿辰的文章、书信和简讯，可是很少注意从俄国革命的性质、革命的动力这个观点去分析他的作品。所有这些报刊都充满着伪善，简直令人作呕。伪善有官方的和自由派的两种。前一种是卖身投靠的下流作家露骨的伪善，他们昨天还奉命攻击列·托尔斯泰，今天又奉命在托尔斯泰身上寻找爱国主义，力求在欧洲面前遵守礼节。这班下流作家写文章得到代价，是人人都知道的；他们欺骗不了任何人。自由派的伪善则微妙得多，因而也有害得多、危险得多。请听《言论报》上那些立宪民主党的吹鼓手吧，他们对托尔斯泰的同情似乎是最充分和最热烈的了。其实，有关这位“伟大的寻神者”的那种故意装腔作势的言论和冠冕堂皇的空谈不过是十足的虚伪，

因为俄国的自由派既不相信托尔斯泰的上帝，也不赞成托尔斯泰对现行制度的批判。他们攀附这个极有声望的名字，是为了增加自己的政治资本，是为了扮演全民反对派领袖的角色。他们用声嘶力竭的叫嚣来淹没人们要求对下列问题作直截了当答复的呼声：“托尔斯泰主义”的显著矛盾是由什么造成的，这些矛盾表现了我国革命中的哪些缺陷和弱点？

托尔斯泰的作品、观点、学说、学派中的矛盾的确是显著的。一方面，是一个天才的艺术家，不仅创作了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的图画，而且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品；另一方面，是一个发狂地笃信基督的地主。一方面，他对社会上的撒谎和虚伪作了非常有力的、直率的、真诚的抗议；另一方面，是一个“托尔斯泰主义者”，即是一个颓唐的、歇斯底里的可怜虫，所谓俄国的知识分子，这种人当众捶着自己的胸膛说：“我卑鄙，我下流，可是我在进行道德上的自我修养；我再也不吃肉了，我现在只吃米粉团子。”一方面，无情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揭露了政府的暴虐以及法庭和国家管理机关的滑稽剧，暴露了财富的增加和文明的成就同工人群众的穷困、野蛮和痛苦的加剧之间极其深刻的矛盾；另一方面，狂信地鼓吹“不用暴力抵抗邪恶”。一方面，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撕下了一切假面具；另一方面，鼓吹世界上最卑鄙齷齪的东西之一，即宗教，力求让有道德信念的僧侣代替有官职的僧侣，这就是说，培养一种最精巧的因而是特别恶劣的僧侣主义。真可以说：

俄罗斯母亲呵，
你又贫穷又富饶，
你又强大又软弱！

托尔斯泰处在这样的矛盾中，绝对不能了解工人运动和

工人运动在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而且也绝对不能了解俄国的革命，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托尔斯泰的观点和学说中的矛盾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十九世纪最后三十几年俄国实际生活所处的矛盾条件的表现。昨天刚从农奴制度下解放出来的宗法式的农村，简直在遭受资本和国库的洗劫。农民经济和农民生活的旧基础，那些确实保持了许多世纪的旧基础，在异常迅速地毁坏着。托尔斯泰观点中的矛盾，不应该从现代工人运动和现代社会主义的角度去评价（这样评价当然是必要的，然而是不够的），而应该从那种对正在兴起的资本主义的抗议，对群众破产和丧失土地的抗议（俄国有宗法式的农村，就一定会有这种抗议）的角度去评价。作为一个发明救世新术的先知，托尔斯泰是可笑的，所以国内外的那些偏偏想把他学说中最弱的一面变成一种教义的“托尔斯泰主义者”是十分可怜的。作为俄国千百万农民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快到来的时候的思想和情绪的表现者，托尔斯泰是伟大的。托尔斯泰富于独创性，因为他的全部观点，总的说来，恰恰表现了我国革命是**农民**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从这个角度来看，托尔斯泰观点中的矛盾，的确是一面反映农民在我国革命中的历史活动所处的各种矛盾状况的镜子。一方面，几百年来农奴制的压迫和改革以后几十年来的加速破产，积下了无数的仇恨、愤怒和拚命的决心。要求彻底铲除官办的教会，打倒地主和地主政府，消灭一切旧的土地占有形式和占有制度，扫清土地，建立一种自由平等的小农的社会生活来代替警察式的阶级国家，这种要求象一条红线贯串着农民在我国革命中的每一个步骤，而且毫无疑问，托尔斯泰作品的思想内容，与其说符合于抽象的“基督教无政府主义”（这有时被人们看作是他的观点“体系”），不

如说更符合于农民的这种愿望。

另一方面，追求新的社会生活方式的农民，是用很不自觉的、宗法式的、宗教狂的态度来看待下列问题的：这种社会生活应当是什么样子，要用什么样的斗争才能给自己争得自由，在这个斗争中他们能有什么样的领导者，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农民革命的利益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为什么要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就必须用暴力推翻沙皇政权？农民过去的全部生活教会他们憎恨老爷和官吏，但是没有教会而且也不能教会他们到什么地方去寻找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在我国革命中，有一小部分农民是真正进行斗争的，并且也为了这个目的多少组织起来了；有极小一部分人曾经拿起武器来打自己的敌人，消灭沙皇的奴仆和地主的庇护者。大部分农民则是哭泣、祈祷、空谈和梦想，写请愿书和派“请愿代表”，——这一切完全符合列甫·尼古拉也维奇·托尔斯泰的精神。在这种情况下总是有这种事情的，象托尔斯泰那样不问政治，象托尔斯泰那样逃避政治，对政治不感兴趣，对政治不了解，使得只有少数农民跟着觉悟的革命的无产阶级走，大多数农民则变成了无原则的、卑躬屈节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俘虏；这些被称为立宪民主党人的知识分子，从劳动派的集会中出来跑到斯托雷平的前厅哀告央求，讨价还价，讲和妥协，答应和解，最后还是被士兵的皮靴踢了出来。托尔斯泰的思想是我国农民起义的弱点和缺陷的一面镜子，是宗法式农村的软弱和“善于经营的农夫”迟钝胆小的反映。

就拿1905—1906年的士兵起义来说吧。我们革命中的这些战士的社会成分是农民和无产阶级兼而有之；无产阶级占少数。因此军队中的运动，丝毫没有表现出象在一挥手之间

就变成了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无产阶级所表现的那种全俄团结一致的精神和对党的认识。另一方面，认为士兵起义失败的原因是缺乏军官的领导，这种见解是再错误没有了。相反地，从民意党时期以来，革命的巨大进步正好表现在：拿起武器反对上司的是那些以自己的独立活动使自由派地主和自由派军官们丧魂落魄的“愚昧的畜生”。士兵们对农民的事情充满着同情；只要一提起土地，他们的眼睛就会突然发亮。军队中的权力不止一次落到了士兵群众的手里，但是他们几乎没有坚决地利用这种权力；士兵们动摇了；过了几天，甚至过了几个小时，他们杀了某个可恨的军官，就把其余拘禁起来的军官释放了，同当局进行谈判，然后站着给人枪毙，躺下来给人鞭笞，重新套上枷锁，——这一切都完全符合列甫·尼古拉也维奇·托尔斯泰的精神！

托尔斯泰反映了强烈的仇恨，已经成熟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摆脱过去的愿望；同时也反映了幻想的不成熟、政治素养的缺乏和革命的软弱性。历史经济条件既说明发生群众革命斗争的必然性，也说明他们缺乏进行斗争的准备，象托尔斯泰那样不抵抗邪恶；而这种不抵抗是第一次革命运动失败的极重要的原因。

常言道：打了败仗的军队会好好地学习。当然，把革命阶级比作军队，只有在极有限的意义上是正确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无时无刻不在改变和加强那些推动千百万农民进行革命民主主义斗争的条件，这些农民由于仇恨农奴主—地主和他们的政府而团结起来了。就在农民中间，交换的增长、市场统治和货币权力的加强，正在日益排除宗法式的古旧东西和宗法式的托尔斯泰式的思想。但是，最初几年的革命和最初几次群众革命斗争的失败，毫无疑问得到了一种收获，

即群众以前那种软弱性和散漫性遭受了致命的打击。分界线更加清楚了。各阶级、各政党彼此划清了界限。在斯托雷平的教训影响之下，在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坚持不渝的鼓动之下，不仅从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中，甚至从民主主义的农民群众中，也必然会涌现出锻炼得愈来愈好、重犯我国托尔斯泰主义历史罪过愈来愈少的战士！

（载《列宁选集》第2卷第369—374页）

列 宁

列·尼·托尔斯泰

列甫·托尔斯泰去世了。他作为艺术家的世界意义，他作为思想家和说教者的世界名声，这两者都各自反映了俄国革命的世界意义。

早在农奴制度时代，列·尼·托尔斯泰就作为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出现了。他在自己半世纪以上的文学活动中创造了许多天才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他主要是描写革命以前的旧俄国，即 1861 年以后仍然停滞在半农奴制度下的俄国，乡村的俄国，地主和农民的俄国。在描写这一阶段的俄国历史生活时，列·托尔斯泰在自己的作品里能以提出这么多重大的问题，能达到这样大的艺术力量，使他的作品在世界文学中占了一个第一流的位子。由于托尔斯泰的天才描述，一个被农奴主压迫的国家的革命准备时期，竟成为全人类艺术发展中向前跨进的一步了。

甚至在俄国也只是极少数人知道艺术家托尔斯泰。为了使他的伟大作品真正为**全体人民**所共有，必须进行斗争，为反对那使千百万人陷于愚昧、卑贱、苦役和贫穷境地的社会制度进行斗争，必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托尔斯泰不但创造了可供群众在推翻了地主和资本家的压迫而为自己建立了人的生活条件的时候永远珍视和阅读的艺术作品，而且还能用卓越的力量表达被现代制度所压迫的广大群众的情绪，描绘他们的境况，表现他们自发的反抗和

愤怒的情感。托尔斯泰主要是属于 1861—1904 年这个时代的；他作为艺术家，同时也作为思想家和说教者，在自己的作品里惊人地、突出地体现了整个第一次俄国革命的历史特点，它的力量和它的弱点。

我国革命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它是资本主义在全世界达到很高的发展程度并在俄国达到相当高的发展程度的时期的**农民**资产阶级革命。它之所以是资产阶级革命，是因为它的直接任务是推翻沙皇专制制度、沙皇君主政体和摧毁地主土地占有制，而不是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特别是农民没有意识到这后一项任务，没有意识到后一项任务同更迫切更直接的斗争任务之间的区别。它之所以是农民资产阶级革命，是因为客观条件把改变农民基本生活条件的问题，把破坏旧的中世纪土地占有制的问题，把给资本主义“扫清基地”的问题提到了第一位，是因为客观条件把农民群众推上了多少带点独立性的历史行动的舞台。

在托尔斯泰的作品里，正是既表现了农民群众运动的力量和弱点，也表现了它的威力和局限性。他对国家、对警察和官方办的教会的那种强烈的、激愤的而且常常是尖锐无情的抗议，表达了原始的农民民主的情绪，在这种原始的农民民主要求里积累了农民群众由于几世纪以来农奴制的压迫，官僚的横暴和劫掠，以及教会的伪善、欺骗和诡诈而发出的极大的愤怒和仇恨。他对土地私有制的毅然决然的反对，表达了一个历史时期的农民群众的心理，在这个历史时期，旧的中世纪土地占有制度（地主的土地占有制度和官家的“份地”制度），完全变成了俄国今后发展和所必须消除的障碍，当时这种旧的土地占有制度必然要遭到急遽的无情的破坏。他充满最深沉的感情和最强烈的愤怒对资本主义进行了不断的

揭发；这种揭发表达了宗法制农民的全部恐惧，因为在农民面前开始出现了一个看不见的和不可理解的新的敌人，这个敌人不知是从什么城市或是从什么外国来的，它破坏了农村生活的一切“基础”，带来了空前未有的破产、贫困、饿死、野蛮、卖淫以及梅毒——“原始积累时代”的一切灾难，而这些灾难又由于息票先生所创造的最新的掠夺方法被移植到俄国土地上而百倍地加重了。

但是，这位激烈的抗议者、愤怒的揭发者和伟大的批评家，同时也在自己的作品里暴露了他不理解产生俄国所遭遇的危机的原因和摆脱这个危机的方法，这种不理解只是宗法制的天真的农民才会具有，而不是一个受过欧洲式教育的作家所应有的。反对农奴制的和警察的国家的斗争，反对君主政体的斗争，在他那里竟变成了否定政治，形成了“对恶不抵抗”的学说，结果完全避开了1905—1907年的群众革命斗争。一方面反对官方办的教会，另一方面却鼓吹清洗过的新宗教，即用一种清洗过的精制的新毒药来麻醉被压迫群众。否定土地私有制，但并没有集中全力去反对真正的敌人，去反对地主土地占有制和它的政权工具，即君主政体，而只是发出幻想的、含糊的、无力的叹息。揭发资本主义以及它给群众带来的苦难，但同时却对国际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所领导的全世界解放斗争抱着极其冷漠的态度。

托尔斯泰的观点中的矛盾，不仅是他个人思想的矛盾，而且是一些极其复杂的矛盾条件、社会影响和历史传统的反映，这些东西决定了改革后和革命前这一时期俄国社会各个阶级和各个阶层的心理。

所以，只有从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的观点出发，才能对托尔斯泰作出正确的评价，因为无产阶级在最初解决这些

矛盾的时候，在革命的时候，已经用自己的政治作用和自己的斗争，证明它的使命是在于担任领袖来领导争取人民自由和争取把群众从剥削制度中解放出来的斗争，证明它是绝对忠于民主主义事业的，证明它是能够同资产阶级的（也包括农民的）民主的局限性和不彻底性进行斗争的。

且看一看政府的报纸对托尔斯泰的评价吧。它们流出鳄鱼的眼泪，硬说自己尊崇这位“伟大的作家”，同时又维护“最神圣的”宗教院。而最神圣的神父们刚刚干了一桩特别卑鄙齷齪的事情，他们派几个教士到这个临死的人那儿去，想欺骗人民，向人民说托尔斯泰“忏悔了”。最神圣的宗教院开除了托尔斯泰的教籍。这样倒更好些。当人民将来惩治这些身披袈裟的官僚们，这些信奉基督的宪兵们以及这些赞助沙皇黑帮匪徒屠杀犹太人和建立其他的丰功伟绩的凶恶的宗教法官们时候，宗教院的这一丰功伟绩也要加以清算的。

且看一看自由派的报纸对托尔斯泰的评价吧。它们说了一些空洞无物的、官方自由主义的、陈腐不堪的教授式的话就算完事，说什么“文明人类的呼声”、“世界一致的反响”、“真和善的观念”等等；然而正是因为这些空话，托尔斯泰才痛斥了资产阶级的科学，并且痛斥得很对。这些报纸不能直接而明确地评价托尔斯泰对国家、教会、土地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的看法。这不是因为检查制度阻碍着它们；相反地，检查制度正帮助它们摆脱困难呢！而是因为托尔斯泰的每一个批评意见，都是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一记耳光。这是因为托尔斯泰无畏地、公开地、尖锐无情地提出我们这个时代最迫切的和最难解决的问题，而给予我国自由派（以及自由主义民粹派）政论中的千篇一律的空话、陈腐的谬论以及闪烁其词的“文明的”谎言以迎头痛击。自由派尽力维护托尔斯泰，也

尽力反对宗教院，但同时他们又维护……路标派，认为和路标派“可以进行争论”，但“应当”同他们在一个党内和睦相处，“应当”在文学方面和政治方面和他们一起工作。而路标派现在正受到安东尼·沃伦斯基的亲吻。

自由派强调的是：托尔斯泰是“伟大的良心”。这难道不是《新时报》这类报纸重复过千百遍的废话吗？这难道不是躲避托尔斯泰所提出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具体问题**吗？这难道不是强调那表现托尔斯泰的偏见而不表现他的理智的东西吗，不是强调他的属于过去而不属于未来的东西吗，不是强调他对政治的否定和对道德上的自我修身的说教而忽略他对一切阶级统治的激烈抗议吗？

托尔斯泰去世了，革命前的俄国也成了过去，——它的弱点和无力曾经被这位天才艺术家表现在他的哲学里和描绘在他的作品里。但是在他的遗产里，却有着没有成为过去而是属于未来的东西。俄国无产阶级要接受这份遗产，要研究这份遗产。俄国无产阶级要向劳动群众和被剥削群众阐明托尔斯泰对国家、教会、土地私有制的批判的意义，但是目的不在于使群众局限于自我修身和对圣洁生活的憧憬，而在于使他们振奋起来对沙皇君主政体和地主土地占有制进行新的打击，这种君主政体和土地占有制在1905年只是受了些轻伤，必须把它们消灭干净。俄国无产阶级要向群众阐明托尔斯泰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但是目的不在于使群众局限于诅咒资本和金钱势力，而在于使他们学会在自己的生活和斗争中处处依靠资本主义的技术成就和社会成就，把自己团结成一支社会主义战士的百万大军，去推翻资本主义，去创造一个人民不再贫困、没有人剥削人的现象的新社会。

（载《列宁全集》第16卷第321—326页）

列 宁

转变没有开始吗？

今天的报纸已经排好版了，我们收到了彼得堡和莫斯科11月12日的报纸。尽管合法报刊上登的消息不多，可是总还透露了一些：在许多城市里举行了学生集会、示威和街头游行，抗议死刑并且发表演说反对政府。就连完全站在十月党人的立场上说话的《俄罗斯新闻》也报道说，11月11日彼得堡的示威游行，在涅瓦大街上集合了不下一万人。这家报纸还报道说，在彼得堡区“在民众文化馆附近许多工人参加了游行。在土奇科夫桥前游行的队伍停了下来。警察怎么也阻止不住游行，人群唱着歌，打着旗帜，通过了瓦西里也夫岛大街。只是在大学附近警察才把人群驱散了”。

不用说，警察和军队是按照真正俄国方式行动的。

对于这一次无可置疑的民主运动的高涨，我们将在下一期再作评论，但在这里我们不能不简单地谈谈各个党派对于这次游行示威的态度。《俄罗斯新闻》在11日刊登了一条假消息，说游行示威取消了，在12日又报道说，仿佛社会民主党并没有通过任何决议，而个别的社会民主党代表甚至表示反对，只有一些劳动团分子在所通过的决议中认为不可能阻止示威游行。我们确信，这个侮辱我们社会民主党代表的消息是假的，这大概也是《俄罗斯新闻》恶意捏造的，正如它昨天捏造说游行示威取消了一样。《莫斯科呼声报》在12日报道说，“除

了社会民主党以外，所有党派的代表都反对学生上街游行”。

很明显，立宪民主党和十月党的机关报在极力“回避事实”，它们被右派关于“在塔夫利达宫内有人压紧了准备游行示威的弹簧”这种极端荒谬可笑的喊声吓住了。

立宪民主党人的行为是卑鄙的，这是事实。《言论报》在11日，即游行的那一天，刊登了立宪民主党代表们请求不要组织游行示威的呼吁书。在这篇呼吁书以及《言论报》的社论里提出的理由实在是卑鄙可耻的：“不要沾污”哀悼的日子！“举行示威，把示威和纪念托尔斯泰联系在一起”——那就是表明“对神圣的纪念缺乏真诚的爱”！！以及诸如此类道地的十月党人的论调。（请参看11日《莫斯科呼声报》上的那篇字句几乎完全一样的社论）

幸而立宪民主党人对民主运动施行的卑鄙伎俩没有成功。游行示威仍然举行了。警察当局的《俄国报》继续从各方面谴责立宪民主党人，甚至狡猾地把他们的呼吁书说成是“煽动”，而在杜马中，用《莫斯科呼声报》的话来说，十月党人和极右分子（叔尔根）却称赞了立宪民主党人的**功绩**，认为他们是“游行示威的反对者”。

谁没有从俄国革命的整个过程中认识到，只要立宪民主党人领导着他，只要他不能保住自己不被立宪民主党人出卖，俄国的解放运动事业就是**没有希望**的，谁就从当前的政治事件中，从11月11日的游行示威的历史中去反复地吸取教训罢。

民主运动高涨的开端，也就是立宪民主党人进行卑鄙活动的开端。

再谈一谈《莫斯科呼声报》上的一个消息，这个消息说工